

终于自食其力,可以靠劳动养活自己、回报亲人了

# 第一笔工资,你是怎么花的?

工作了,终于拿到平生的第一笔工资。它或许很微薄,却是漫长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重要标志。因为从那一天起,我们真正可以自食其力,靠劳动养活自己、回报亲人了。

还记得你的第一笔工资是怎么花的吗——给父母置换新装?送恋人一份心仪已久的礼物?或者和同事相约庆祝?第一笔工资的去向,是一份回忆,一份感动,更是一个指引我们生活的航标,那份喜悦、激动,至今回味无穷。

## 洋浜头的秘密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是没有“工资”这一说的,队里每月给每户人家发5元钱生活费。不过,作为一个劳动力,难免要保持体面,上街理个发、洗个澡,家长便会给个二三毛钱。现在想来,这三毛钱应该算我参加劳动后第一个月的收入了。

那年我16岁,拿了这三毛钱,很兴奋,便与村上两个“小鬼伯伯”相约去南翔玩。那天北风怒号,飞雪漫天,我们却迈着轻快的脚步走过了6里羊肠小道。到了南翔,先按“既定方针”进了万商楼附近的澡堂,在混浊的水里泡上一会儿,然后舒舒服服地躺在躺椅上说些不着边际的话题。内心深处,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“小鬼伯伯”对大千世界是有些怯生生,可我们偏表现出一副精于世故的样子。“喂,穿衣!”吆喝了一声,服务员忙跑过来将我们的衣服从头顶衣架上叉下。兜里有钱气不虛,那神态简直是“大爷”。

出了澡堂,当然是吃点心了。我们在八字桥下的一家馄饨店落座,一毛钱一碗的小馄饨,每人来一碗!那味道真是鲜美无比,吃完了啧啧嘴,还想再来一碗。可我和另一位口袋里都只剩下一毛钱,还要留着买三角包

蜜饯回去呢,于是流着口水眼巴巴地看着同去的“萝卜干”又吃了一碗,再一起去大昌盛买三角包蜜饯。

回程路上,漫天大雪把田野吹得既洁白又灰暗。我们一路小跑,“萝卜干”落在后面一再请求:“跑慢点!我肚子痛,要拉肚子了!”这怎么行,四周多是田野,没一块避风的地方。“萝卜干”苦着脸,继续跟着我们跑,到了洋浜头附近,忽然大叫:“不行了,已经拉到裤子上!”我们回头,只见他又开双腿,尴尬地站在原地。于是赶紧扒下他的裤子,用路上的茅草和雪帮他擦拭。眼看不行,我又把自己绒手套脱下来帮他擦,再忍痛把手套丢掉。“害人鬼,谁让你吃两碗馄饨!”清理时,我们又笑又骂,“萝卜干”的腿在寒风中冻得青一块、紫一块。

第二天一出工,“萝卜干”在洋浜头的五行就传开了,我们口述的每个细节在经过大伙的添油加醋,又被夸大了不少,田头充满了格格的笑声。有人想通过手电筒做一部幻灯片,定名为“洋浜头的秘密”,终因缺乏画技作罢。后来“萝卜干”的绰号又变成了“洋浜头”,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仍在沿用。 马卒

## 给二舅买足浴器

小侄子的作文在某个少儿作文竞赛中获得二等奖,奖金100元。小家伙竟说这是他第一笔劳动所得,要请家人聚餐。小娃娃说出了感恩的大道理,让我不仅感慨。

十年前,我的第一份工作月薪1200元,试用期打八折,所以实际到手只有960元。不过,我而言已是笔不小的收入了。心里来回掂量,最后决定,“上缴国库”孝敬爸妈500元,剩下的去看望二舅。

妈妈常说,二舅小时候很淘气,常常逃学、打架。他没能像大舅、小舅一样坚持上完高中,早早就卖起了苦力。都说“外甥像舅”,我淘气的性格或许是随了他。可是在我印象中,二舅话不多,一笑便是满脸褶子,夏

天被晒成古铜色的膀子汗津津的,在太阳下闪着光亮,好似涂了一层油,看着就有使不完的劲儿。我小时候,爸妈因为生活压力,替红白喜事裁缝做“出门工”,我常被寄养在外公家,二舅便成了我的好伙伴,接送我上下学,一起爬树打枣,田坎儿上套泥鳅,教我学会的坚强与勇敢。

工作了,能够自食其力了,第一个月的工资,我给很早就患有老寒腿的二舅买了足浴器,感谢他在那些年给予我的温暖和快乐。 顾未

## 告别“耻辱”的火锅餐

大三那年的暑假,我和室友小宇一起去沪上某知名英语培训机构做兼职。工作内容是在街头发传单,让英语爱好者填写单子留下联系方式,经公司电话核实单子上的信息属实后,一张单子我们可以赚6毛钱。如果顺利完成每天200张的指标,一个月就有3600元收入和500元奖金,这可是笔“巨款”。可惜,我们常常喊得喉咙疼了,声音哑了,也没人来填单子。我和小宇渐渐气馁,最后干脆在路边乘凉休息。

突然,我脑子一转,想到一个主意:何不全部填写亲朋好友的姓名和联系方式,只要知会他们一声,如有人打电话来核实就说信息属实,不就OK了吗?我的想法很快得到

了小宇的认可,于是我们开始每天“做假单”,一天200张的任务量很快完成,我和小宇也成了公司兼职人员里最牛的一组,其他同事羡慕地看着我们很晚工作,很早收工,还能完成指标。

工作如此“简单”,于是小宇干脆将她的男友小漂也介绍进来一起赚钱。按照我的办法,小漂也高效率地完成了工作任务。发工资的日子临近,我一边兴奋地躺在床上掰手估算自己的第一份工资,一边和小宇计划着拿到钱要买点什么,越想越高兴。

终于等到领工资的那天,公司领导特地找我和小宇单独谈话。我神气地走进办公室,心想:一定是工作业绩出色,领导要表扬我们了。谁料,领导第一句话就是:“你、小宇和小漂被开

除了。”原来,小漂一直抄袭我单子上的客户信息,我的作弊行为被识破了,公司还准备将此事反馈到学校。我们一再认错,最终领导才同意作罢,还出于人道给了我们200元,草草地了结了这件事。

回到宿舍后,我大哭了一场。不过这事也让我懂得,凡事都不可能不劳而获,付出多少才能得到多少。后来,我们三人一起去找了家便宜的火锅店吃了一顿,花掉了那200元,也告别了我们的耻辱。 水车

## 扬眉吐气的痛快

我的第一笔“工资”仅3元钱。那时插队上海郊县,谈不上发工资,农民靠挣工分累计,抵根方结账算钱。我待的生产队穷不拉几,哪怕自己一年四季不敢偷懒闲地辛勤劳碌,岁末竟“采掘”透支。

落户农村第三年,我被借去县文化馆工作,初尝领取薪水的甜头。记得正式的第一份工资36元,捧手里,我激动得直哆嗦,立时觉得变得富有了。夜深人寂,我毫无睡意,盘算该怎样支配这笔财富?

首先我感恩父母。虽说他们的双职工,月收入并非太薄,然而双亲平素节衣缩食,绝不肯在自己身上轻率施舍零花钱。相反,屡屡替我这个因透支而负债的落魄人慷慨解囊。那阵我18岁,长身体当口,他们爱子心切又无私,大咧咧为我投资大把钞票。他们说,孩儿像株

苗,不能少了肥料浇……我见父亲抽“生产”牌劣质烟,苦涩呛鼻;见母亲被胃痛折磨紧皱两眉,冲杯糖水充饥,心头就阵阵颤栗,多么渴望自己能有所作为,多赚一点钱。现在我有钱了,可以用第一次领回的工资,给父亲买两条“大前门”,甚至是“牡丹”;给母亲买些面包蛋糕、几盒饼干。

其次我想及那帮曾同我患难的“插兄插妹”。他们没我幸运,依旧滚爬在“广阔天地”,挨守着清苦渺茫的日子。我义无反顾决定用这笔工资的大部分摆设几桌宴席,让大伙暂且忘掉命运的蹉跎和不公。

人生第一份工资,36元,5张纸,有生以来我第一次阔绰支配财富,真正感到了扬眉吐气的痛快。

唐瑞清



我要发言

一楼:我用第一笔工资买了一块手表送给男友,十几天后,他用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给我买了枚戒指,当月的生活费还是向朋友借的。

阿猪的阿猫

二楼:我的第一笔工资是200多元,因为家境贫寒,我全部给了父亲。很清晰地记得,那天父亲很平静地放进口袋,没说一句多余的话。一周后,他却给我买回一辆“飞鸽”自行车,花了280元。我的工资不够,是他添了一点买的。

落梅

三楼:我的第一笔工资全部交给了妈妈。爸爸因病去世以后,妈妈独自扛起家庭重担。那些钱,我想过买那几本向往已久的书,请朋友们出去狂欢……但最终都放弃了。因为这些愿望以后都可以轻松实现,但第一次却永远只有一次。

新月如眉

四楼:领到第一笔工资,本想和朋友出去玩,谁料回家后果亲说:“你领工资了,要承担起一份家庭的责任,交生活费吧。”钱就没了。

Knight

